

红尘有爱

沉甸甸的行李箱

刘瑜

大年初八的返程高铁，初七晚上我正在房间收拾行李，母亲提着满满一筐食物，叫我装入行李箱。

我一看，有家乡特色米粉肉和红曲鱼，油炸得金亮亮的小河鱼，冻得四方方的扣肉，还有被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熏鱼和腊鸭腿……母亲一边帮我装箱，一边指着保鲜袋上依次贴好的手写标签，嘱咐我不要弄错了。接着，她又仔细交代，到家后哪些东西要放在冷冻室，哪些东西冷藏保鲜就可以了。

码完这七八个袋子，母亲又把几袋鼓鼓囊囊的零食塞进箱子，这些是母亲亲手做的果脯，也是从小就爱吃的零食。夏天，待院子里的苦瓜相继成熟，母亲逐次将它们摘下来，切成薄片，经过几蒸几晒，终于做成美味的果脯。那时，田野里的马齿苋长得茂盛，母亲便顶着骄阳将鲜嫩肥美的马齿苋采回来，做成香甜可口的蜜饯，用保鲜袋封口，存在冰箱里，等我过年回家再统统塞给我。

看着这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，我想起每年春节的返程高峰里，网络上都会如火如荼地掀起一番“晒”回城行李的热潮。像我一样坐高铁归乡的朋友，返程时的行李箱必定被塞得快要撑破，恰如网友所说：“有一种爱，叫作恨不得把全世界塞进你的行李箱。”开私家车回家的朋友，父母家人便总要把车子的后备箱塞得和菜市场一样，除了平日早早准备好的熏制品、腌制品、卤制品以及各种干货，还有现做的年糕、豆腐和饺子，甚至还有刚从地里砍来的甘蔗或从田里现摘的新鲜蔬菜。

这时，母亲嘴里嘀咕着什么，快步走出了房间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双手捧着一罐红通通的豆腐乳走了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差点忘了这瓶霉豆腐了，这个冬天给你新做的！”母亲将豆腐乳放在餐桌上，又拿出一大卷卫生纸和一卷宽胶带，先在豆腐乳的罐周包裹上厚厚几层卫生纸，又用宽胶带结结实实地缠绕了好几圈，这才安心地把它套在塑料袋里，塞进我的行李箱。看实在塞不下了，母亲又把这堆食物重新摆布了一番，总算腾出一点空隙，再缝缝插针地塞了进去，喃喃自语：“打包得这么严实，就算路上再颠簸应该也不会漏了。”

终于，行李箱实在是挤不出一丁点缝隙了，我合起箱盖，双腿跪上去使劲挤压，好不容易才把箱子锁紧。捧着这沉甸甸的行李箱，想着母亲为我准备这些土特产时的忙碌身影，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。

陪城记忆

绿带环绕嘉陵江

张昊

渝州两江汇聚，至朝天门处呈现为泾渭分明的奇景，黄浊者为长江，碧清者为嘉陵江，两水相交，如野马分鬃，界限俨然，颇似天然成的“鸳鸯火锅”，更有人指其为鸳鸯火锅的灵感来源，越发成了重庆这座八方荟萃、融会贯通的“火锅之城”的显著标识。重庆航空有限公司的标志便是由一红一蓝的两条“阴阳鱼”组成，象征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：“设计灵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八卦图和长江、嘉陵江，标志形似两只手交相紧握，又似两江汇合，意蕴深厚。”

嘉陵江为长江上游支流，因流经陕西省凤县东北的嘉陵谷而得名。一说来源于《水经注》：“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。”而“嘉陵”二字的由来，又有嘉陵谷炎帝陵、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南古疇冢山和礼县秦陵的说法。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北麓的陕西省凤县代王山。干流流经陕西、甘肃省、四川省、重庆市，在重庆境内，嘉陵江古称“渝水”，所以重庆又简称“渝”。嘉陵江流经合川区，汇入渠江、涪江（河口在重庆境内），经渝北区、江北区，在渝中区的朝天门汇入长江，其主要支流有：八渡河、西汉水、白龙江、渠江、涪江等。嘉陵江全长1345千米，干流流域面积3.92万平方千米，流域面积16万平方千米，是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，长度仅次于雅砻江，流量仅次于岷江的大河。

北碚城内的嘉陵江从西北向东南横流而过，属于嘉陵江下游，北碚段长45.1千米，支流

有璧北河、黑水滩河、龙凤溪、马鞍溪、明家溪等。最高洪水位214米，最低枯水位176.61米。北碚段的嘉陵江曲折秀美，其小三峡游峡、温塘峡、观音峡更是冠绝众多山峡。尤其是缙云山段的温塘峡，因峡口岩腰之中的三股温泉得名，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上有温泉，自悬崖下涌出，四时沸腾如汤。”峡谷幽深，江水清澈碧绿，如一缕袖带环绕着北碚老城区。嘉陵江本是长江水系含沙最大的支流，之所以形成朝天门那泾渭分明、野马分鬃的奇景，据说就是因为嘉陵江于北碚段涵养够了丰沛的水土，那碧绿澄澈的江水分明是由苍翠欲滴、草木葱郁的缙云山映照而来。

古时，蜀人出川，除陆路外，嘉陵江是唯一的水路，历来帆影如织，趣味者众。于北碚而言，自陈子昂《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舟后不相及》、李白《巴女词》而下，杜甫、司空图、李商隐、陆游、刘道开、王尔鉴等皆在这嘉陵江小三峡上留下了动人诗篇。这秀美的山光水色，更引得画圣吴道子一日画就《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》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段经典传奇。

1928年3月4日，卢作孚改组《学生周刊》，创办《嘉陵江》报，刊载省内外现代的国防、交通、产业、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。他在创刊号上以“努力的同人”的名义写了《介绍〈嘉陵江〉》一文，作为发刊词。文中写道：“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块地方的一条大河，我介绍

的是一个小朋友，两天出版一次的一个小报。我们希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，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，至少流到大洋。并且嘉陵江的命有好长，这个报的生命也有好长。所以竟把这个小报也叫作《嘉陵江》。”

1939年春末，端木蕻良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教书。他同妻子萧红每天傍晚沿着嘉陵江畔散步，缓缓流淌的悠悠江水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，使他想起了东北家乡的乌苏里江，更想起《松花江上》，遂提笔写下了名诗《嘉陵江上》：“那一天，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，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、家人和牛羊……”后来，端木蕻良的同学、河北诗人方殷将其送去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，交给著名作曲家贺绿汀，请他为《嘉陵江上》谱曲。贺绿汀将它谱写成一首独唱曲，强化了诗歌的战斗力和感召力。一经传唱，这首歌很快流行开来，成为一首为大众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。“诗中那质朴的语言、亲切的意象，对家乡无限的怀念，使每一个吟唱者都深受感染；加上所谱之曲，深沉婉转，抒情殷切，散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。”

每日饮着嘉陵江中的清甜江水，陪城人对嘉陵江的感情是深厚的，以之冠名者众。至今仍有“嘉陵之声”的电波响彻。而今的嘉陵江上帆影虽稀，那清冽江水所孕育的故事却如江中鱼鳖，日渐繁多，更惹出多少秀丽诗篇。

（选自张昊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，本文有删节）

桐荫茶话

六十自述

陈利民

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一不小心就六十岁了，无论认不认可，进入花甲之年已成为不能更改的事实。

回首往事，我还能清楚地记得，三十而立之时，我是一家国营制药厂的政工干部，虽然当时未“立”，但衣食住行颇能知足。制药厂位于长江之滨的洛碛小镇，风光旖旎，民风淳朴。彼时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拥有了一帮情趣相投的文朋诗友。

当四十不惑之日，我辞了职，盲目地闯荡江湖，受聘于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记者。一年四季，天南地北，东奔西跑，写文案，搞采访，游名山，大川，品

美食佳肴。虽说是风雨兼程，但好在有诗歌陪伴，也心满意足。

到五十知天命之时，我已感到身心疲惫，诸多事情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后来，我进入一家报社工作，认真地写简单的文字。

而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花甲之年，心里毫无准备，感觉无所适从。即便如此，我的日子还是要继续过，前面的路还是要继续走。闲下来的日子，我重新拾回唐诗宋词，让一颗疲惫的心在阅读中归于宁静。

季羡林先生写了一篇文章《八十述怀》，他在耄耋之年感叹人生如一场缥缈的春梦。这位老人很豁达，很自信，也很有追求。他想到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以茶”的日子。“米”是指八十八岁，“茶”是指一百零八岁。所以，他始

终梦见生命的顽强，人生的春天。他除了著书立说之外，还常常吟咏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：“既然冬天已经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所以，季老先生活得十分开明，十分阳光。

季老先生在有生之年还信心百倍地说：“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，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。我知道，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，更平坦，但是我并不恐惧。”

偶尔，我也会想到自己耄耋之年的状况：手拄拐杖，白须飘胸，步履维艰，老态龙钟。但我认为，即使坐着轮椅，只要能看到最美的夕阳，心也足矣。的确，人虽垂垂老矣，但只要心态永远年轻，只要心里永远充满着春天，在我们晚年的生活中，四季都会有鲜花绽放。

那年那月

坐闷罐车回城过年

陈利

当高铁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，绿皮火车就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。我在追忆坐闷罐车回城过年的情景，那一幕幕像电影一样，在我的脑海中掠过。

闷罐车，其实就是铁路运送货物的厢式货车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集装箱，只不过左右两边有两扇滑动的大铁门，供装卸货物之用。车身两边有一些小小的铁盖式窗户，向上推开，可促进空气流通。如果铁门和窗户都关闭，一丝风一滴雨都不能飘进车厢，可最大程度保证运输中的货物不被雨水淋湿损坏。于是，人们就形象地把它叫做“闷罐车”。除了运输货物外，在特殊情况下，还可运输大量的人员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从重庆主城区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矿区求学。当年，川渝地区唯一的出省通道——川黔铁路穿矿区而过。上学放学或平常玩耍，我总爱站在高处，观赏拉着汽笛、吐着蒸汽呼啸而过的货运列车。

然而，乘坐闷罐车到底是个什么感觉？在我乘坐几次后，至今难以忘却。记得是在1972年临近春节时，矿上宣布春节放假，让矿工

们回家过年。几万人的矿区，要回家过年的最少也有六七千人，客运慢车根本不能满足如此庞大的客流。铁路部门决定：春节期间每天专门开行一列“石门坎至菜园坝”的临时加班客车，所用客车就是闷罐车。

“赶快吃午饭，吃完饭就到火车站，乘加班车回城过年。”听到大人们的急促安排，当年还在读小学的我三口就吃完了午饭，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临时加班客车是下午1点30分发车，票价1.2元，是绿皮旅客慢车票的一半。从矿区到火车站的路上，已形成一股小小的人流，大人小孩携带着大包小包兴奋前往。与以往乘坐旅客列车不同的是，绝大多数人都拿着一张张形态各异的小方凳，因为闷罐车除了空荡荡的车身外，没有任何设施可供人乘坐，要么席地而坐，要么自带座椅。

到了石门坎火车站，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。蒸汽机头喘着粗气“喘”在铁轨上，后面是一长串看不到尾的车厢。宽大的车厢铁门与厚厚的铁盖窗户全部打开着，闷罐车的车门高出站台很高一节，人们只有相互帮忙才能上车，小小的车站前所未有的热闹。

闷罐车内四四方方的车厢极像一间大房子，两边是敞开的大铁门和上下两排窗户，感觉十分亮堂。车厢内，大人们相互之间踮地、挪

位、移行李……最大限度利用空间，有小方凳的坐小方凳，没有小方凳的就坐自己的行李，什么都没有就席地而坐。运气好的车厢，有上趟运输遗留下来的垫物，如稻草、木板、麻布等可利用。随着大家陆续就座，渐渐地，整个车厢安静了下来。

“咣当、咣当……”一连串车门的撞击声响起，车厢顿时暗了许多，只有窗户还透进来一些光亮。不一会，站台上就响起了长长的哨声。“发车了！发车了！”“还准点呢，1点半准时发车！”大人们兴奋地说道。“吗……”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响起，喘着粗气的蒸汽机发出一阵怒吼，临时加班客车终于发车了。

随着列车速度加快，大人小孩开始不停地摇头，有的被摇晃到地板上，有的开始恶心想吐，挤向窗口。时值严冬，窗外寒气逼人，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，有人开始关闭厚厚的铁盖窗户，这让车厢内更加黑暗，加上抽烟的人增多，整个车厢让人窒息，不得不又打开窗户。坐在铁盖窗户旁的人就履行起不停关和开的“职责”。

正当人们抱怨时，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，停了好一会儿后，一列绿皮车从旁边呼啸而过，随后列车启动出发。刚刚行驶一会儿，列车又停靠在一个小站，等待另一列货车飞驰而

过。就这样，我们这趟加班车不断重复“停靠、等待、让行、出发”的循环。有经验的人说：“春节临时加班车就这样，逢站必停，有车必让。”还有人：“列车不怕慢，就怕站，不要看我们这趟列车出发早，晚上八九点到达菜园坝火车站万幸了！”

果真如大人们所说，我们这趟加班车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直到天色漆黑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高喊：“过白沙沱长江大桥了！”言下之意快到市区了，人们开始兴奋起来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越接近城区，我们这趟加班车停靠的时间越长，让行的客货列车越多，停靠时间最长的时候达半个小时之久。快到晚上10点时，我们终于到达菜园坝火车站。100多公里的路程，平常绿皮旅客慢车行驶4个小时左右，而我们这趟加班车居然行驶了近9个小时。

乘坐闷罐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如今，便捷、舒适、高效的高铁、高速公路、航空运输，让我们的出行更加幸福与惬意。追忆当年的闷罐车，并不是要回到那个年代，而是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个时代，感恩这个时代！

《舞龙福到》 赵艺俊/剪纸